墨子閒詁

D1-13
203
3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政
53
3

墨子閒詁卷六

瑞安孫詒讓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挩用之費二字王據下文及中篇補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使舊本作便王云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德與得通下同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圉禦字通詳辭過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清者芊紲不加者去之畢云芊紲二字凡四見注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洪云

篇中言爲宮室甲盾五兵舟車羊羹字凡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并稱宮室句證之羊羹當是則此二字之譌則誤爲鮮且傳寫者又割裂誤爲羊羹俞云羊羹二字且羞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藘鮮且者鮮藘也說文艸部藘合五采鮮色從艸虛聲詩曰衣裳藘藘鮮色謂之藘故合而言之曰鮮藘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藘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藘從虛聲虛從且聲故藘得以且爲之如籀文遠小象作迖或作徂而詩豳風東山篇徂尾蜎蜎釋文曰且徂也則即以且爲之是其例矣論衡譴告篇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組纓羊羹之服鮮組並鮮藘之異文又疑當爲華藘晏子春秋諫下篇云今君之服藘華不可以導衆又云聖人之服中侻而不藘此藘字從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燮謂羊乃善撱羹乃俎誤則誤仅爲从且又讀羊屬上爲句並謬詹事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羊羹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車之五兵鄭衆注云五兵者戈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爵篇云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載櫜弢二十五年范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揚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盾皆非也**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畢云者舊作有以意改**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羹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羹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舊無不字俞云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據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云多下當依上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語讓案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羊羹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玩好以益爲衣裳五者故其數自倍增也

戴說並非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難下有脫文詒讓案審校文義似無挩文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

明吳寬鈔本作不敢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女子年十五吳鈔本作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制聖證論云前賢說苑貴德篇墨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本聖王之法與聖王既沒于民次也丈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其欲蚤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玉藻鄭注云踐當爲翦聲之誤也呂氏春秋侈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

踐讀如籩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有比校之義案戴說未允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人注云聖王之法二十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處氏注易屯卦云字姙娠也下年字乃人字之誤詒讓案蘇戴說是也說文宀部云字乳也廣雅釋詁云字生也此不惟使民蚤處家惟吳鈔本作唯此文未足必有挩字明鬼下篇云作唯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且不惟此爲然此且不下疑亦挩惟此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王引之云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惟毋吳鈔本作唯無畢本毋改毋云毋同貫案畢校非也唯毋毋語詞說詳尚賢中篇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後橐有讀爲又侵就未詳橐以舉火攻城之具見備穴篇

韓非子八說篇云干城距衝不若捷穴伏橐攻城野戰死者疑此侯亦當爲伏之譌畢云侯卽援字異文

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畢云當爲今戴云不猶非也聖人爲政特無此此字疑當重誤挩其一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據補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說文言部云謹慎也此蓋與信義近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吳鈔本作脈歿世而不卷歿吳鈔本作沒世舊本作二十二字盧云二字疑當爲世今據正蘇云卷當爲倦詒讓案正字當作券說文力部云券勞也考工記輈人鄭注云券令倦字也卷卽券之民字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正長也詳尚士篇

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畢云鞼說文云韋繩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王云鞼卽攻工記鬲鮑韓韋裘之韓非謂韋繩也輪車梓匠爲攻木之工陶爲搏埴之工冶爲攻金之工然則鞼匏卽韓鮑爲攻皮之工也凡交昉問與脂膏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韓字或作鞼鞄之爲匏亦借字耳故攷工記又借作鮑詒讓案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韗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革作韓又云鞄柔革工也周禮曰鞄氏鞄卽鮑也此民鞼匏字爲之非儒篇有鮑函車匠字亦作鮑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繢鞼卽繢之借字亦通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畢云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卽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彊股肱畢云劵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畢云劵字同劵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怪舊本作恢畢云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說文云恢大也亦通詒讓案作

怪是也今據正恢篆文相近而譌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欘案之飯藜藿之羹 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 吳鈔本作趾案阯趾之段字大戴禮記少閒篇韓非子十過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作趾高注云交趾南方之國荀子楊注引尸子及賈子新書並作阯案交阯即今越南國北降幽都 王引之云降字義不可通降當爲際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豐象傳天際祥也王弼本際作降荀子修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莊子在宥篇云堯流共工於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即幽州也尚書作幽州北齊書作幽州北齋也 東西至日所出入 畢云謂暘谷昧谷弟讓案荀子王霸篇楊注引尸子云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共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又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道交阯賈誼新書脩政語上云堯撫交阯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小異 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說文

肉部云胾大臠也詩傳頌閟宮毛氏傳云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管子弟子職羹胾中別尹注云胾謂肉而細切案不重謂止一品不多重也 飯於土堲 飯舊本譌飲王云土堲乃飯器非飲器乃飯字之說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堲當爲瓕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瓕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塯啜土鉶徐廣曰塯一作瓕說文無堲字玉篇云力灼切瓦飯器也詩譜讓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簋索隱本簋作瓕云如字一音鏤一作簋又敘傳云堯飯於土簋集解徐廣云一作瓕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鉶飲於土鉶即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云舜飯土簋啜乎土型文並大同小異 啜於土形 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云飲於土型文作鉶鄭君注周禮玉人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簋啜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顧云秦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刑詒讓案說文口部云啜嘗也形刑並鉶之段字史記敘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作啜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李斯傳作

鋤韓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 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諸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枓勺也勺部云勺挹取也此斗酌即枓勺之段借字謂以枓挹酒漿也 俛仰周旋威儀之禮畢云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 聖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有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 古者聖王制爲衣服紺緅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減切緅古字當爲纔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齱言如齱頭色說文纔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 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蟲高注云狡蟲蟲之狡害者此狡獸與彼狡蟲義同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日疑當爲曰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段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於弁時廱弁即弁之隸變

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爲甲衣之無斂則變也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從之義 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王云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書制字或作刺與利相似而誤 足以將之則止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此舊譌藏本正 雖上者三公諸侯至畢云上舊作止以意改 舟楫不易津人不飾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左傳昭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仲戊津人得諸河上列子黃帝篇云津人操舟若神劉向列女傳辯通篇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 足以朽骸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戰國時相傳有是語不獨墨家言也 堀穴深不通於泉意林不作則誤堀吳鈔本作掘下同畢云說文云堀突也窟

也此竁字假音爲讓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堀字訓突也引詩曰蟀游堀閒段玉裁注本校改堀篆作堀而刪堀兒竁也一條最爲精審此堀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策云堀穴窮巷漢書鄒陽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顏注云堀與窟同流不發洩則止畢云流疑當爲氣據下死者既葬生者幷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畢云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夏畢云逮舊作建以意改下潤溼上熏烝熏道藏本吳鈔本作重誤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于吳鈔本作於戴云下有脫文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蠲潔詳尚同中篇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下疑有挩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畢云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仆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畢云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尚同上篇云隱匿良道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若三務者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

度畢云舊脫為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二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畢云舊脫也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為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據下當為即諸讓案二字古通行即相反即吳鈔本作則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傳道藏本吳鈔本竝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己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也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推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已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為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計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云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諸讓案吳鈔本亦有據前後文增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畢云舊脫此字霸作伯仁者將興之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諸讓案吳鈔本亦有將下當依俞校補求字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誰賈義不可通當為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置與賈亦形近而誤畢校一本作霸尤誤慘不足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興與除道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

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興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詒讓案將下當依俞校補求字餘並非是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作治詒讓案唐人避諱改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正與上文仁者將興之天下句法正同相廢而使人非之相廢義雖通與廢義同書微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毋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今本作相者形近而譌俞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詒讓案句末當依俞校補也字餘並非是且故興天下之利王云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譌興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詒讓案王說是也俞謂終身勿爲下舊有也字且即也字之誤失之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當作未之嘗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語詞畢改毋非詳詞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義云雖字誤當從下文作唯案王說是也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畢云槨舊作椁四重相槨以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杭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述喪禮作天子棺槨七重餘與荀子同葬埋必厚衣衾必多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裏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文繡必繁文繡謂棺飾若雕菰之屬周禮縫人鄭注云孝子既飯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巨壟必巨說文土部云壟謂冢或謂隴名異實同也禮記曲禮鄭注云巨壟壟冢也隴壟之段字淮南子說林訓云或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匹舊本譌作正畢云正同也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俗之爲巨

當爲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士文王公大人爲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爲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四本或作正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注正當爲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殆

竭家室 莊子養生主釋文引向秀云殆疲困也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云存乎 虛車府

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 此舊本譌藏本吳鈔本正俞云車乃庫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庫門」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淮南子齊俗訓云古者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送死也許注云綸絙也束縛也案節約與淮南書節束義同 **又必多爲屋幕** 吳鈔本作幄幔案屋非攻中篇亦作幄幔俗字古止作幕字 屋詩大雅抑尚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深也史記周本紀云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並以屋爲幄幔 **鼎鼓几梴壺濫** 梴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挺 从手誤畢云梴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水濫取其冷也盧文弨云壺濫盛器名高注似臆說 **戈** 呂覽慎勢篇云功名著乎盤盂銘彝著乎壺鑑梁治鏞集韻鑑或從水案盧梁說是也 **劒羽旄齒革** 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國爵大家爵富葬爵厚舍人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鞶馬衣被戈劒

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寢而埋之 俞云扶而埋之扶王引之校改挾此寢字疑亦挾字之誤 **滿意** 滿意義同說文心部云意滿也 **若送從** 此當從公孟篇作送死若徙若從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此挩死字送字誤著若字之下徙又誤從遂不可通 **曰天子殺殉** 畢云古只爲徇說當有諸侯二字 **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將軍大夫即卿大夫詳尚同中篇 **衆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 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禮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畢云言聲無次第翁義未詳洪云畢讀作翁縗經句案翁字屬聲爲句聲翁當是聲嗌之譌說文嗌咽也籀文作咳與翁字形相近案洪說是也縗絰畢云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喪服傳及士喪記云居倚廬寢苦枕也縗首在要皆曰絰說文云絰喪首戴也 **涕處倚廬寢苦枕凶** 禮記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面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 畢云陬當爲

阨阨之訓阨隅言面瘦棱棱也盧云玉篇有殟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殟諦讀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阨失色釋文云李云卑阨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隘疑亦與阨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顏色黧黑黧黎之俗詳兼愛中篇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大夫士也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若猶此也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命云蚤朝下脫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尚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竝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賢篇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詒讓案命說是也但此處挩文尚不止此二字今未敢肊補五官六府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卿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挩文遂以五官

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者殷周侯國之制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與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五官行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曰聽也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云設其參傳其伍鄭注云伍謂大夫五人擅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卿然亦備五官但共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沿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爲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亦非官府漢書食貨志說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注謂即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等官若然天子有九府六府或亦諸侯制與辟

草木 畢云辟同闢草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畢云夜一本作晚 耕稼樹藝 說文㚔部云埶種也藝即埶之俗 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 婦吳鈔本作嫂 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 畢云紝紝二字皆通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蘇云紝紝細之字衍俞云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紝字之誤而衍者紝本作紝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賵玉篇貝部賵作賻切藏也是埋藏也賵賻相似因而致誤王詒讓案俞以細爲衍文是也而破賦爲賵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爲多埋賵財者也與下文云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文例同 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 畢云以同已 扶而埋之 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當爲挾字或作抶與扶相似而誤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抶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窆穿也又曰窆深抶也義並與抶相近 後得生者而久禁之 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詒讓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而禁其從事牛非謂財也畢失其義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 畢云舊求以二字倒據後文改 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眾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亦作唯唯無唯毋義同畢本並改無爲毋非 詳前吳鈔本 喪下無者字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喪服經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說苑修文篇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三年服也 妻與後子死者 孔廣森云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大子申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謂子適也 五皆喪之三年 畢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詒讓案喪服經文爲長子斬衰三年夫爲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證此文是也彼叔向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孔廣森云禮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

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爲
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
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
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譌案王俞二說不同未
知孰是然後伯父叔父兄弟擘子其畢云共同期詒讓案公孟
篇正作期非儒篇作其與此同喪服經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並齊衰期說
文子部云擘庶子也擘子即衆子對前後子爲冢嫡也族人
五月喪服經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
五月王云族人當爲戚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
正作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
義不可通公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姑姊甥舅皆
有月數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月甥舅相爲緦
麻三月王云月數當爲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姊舅甥
皆有數月之喪亦見喪服今本脫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
曝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
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
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畢云仞忍字假音夏不

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
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負伏通左傳襄三年魏絳將伏劒孔疏云謂仰
劒刃自伏其上而取死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
可矣畢云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
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
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
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畢云不下
舊有行字衍文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
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
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疑當作且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
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吳鈔本作淫辟出則無衣也

人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后即謑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諆恥也重文謑曰諆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奚詬奚郎謑之省墨子作奚后奚郎謑之省后倒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謑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不勝禁也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辱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譌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猶使八三罨而毋負己也王引之云罨與遷同遷讀周遷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毋背己不可得也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八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而向己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八三罨而毋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論讓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事人上食王三環之義文云環繞也罨環義同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虞注云言以威力侵爭宋案征政通明鬼下篇又作力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畢云砥礪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日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城郭修吳鈔本作脩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耆讀曰嗜畢云古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畢云者舊作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無舊本作惟毋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王云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若苟亂是

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王云之禍罰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王云之猶與也謂之猶與也）降之罪厲（罪厲與禍罰也之字古或訓爲與）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其宜也）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蒙禍罰其宜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克則爲卿不克則亡固其所也若改爲反其所則義不可通）故古聖王（畢云後漢書注引作古者聖人語讓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亦同）制爲葬埋之法曰（畢云初學記引作棺三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棺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屬辟下卿之罰也（釋文云棺用雜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寸衣衾三領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囊死爲之棚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制爲恆典則大儉矣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注云爲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蓋兼用下文孟子丞孫注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足以朽體衣衾三領（畢云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參耕之畝謂溝洫耜廣尺深尺謂之畛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畛畛上曰伐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說文耒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說同若然一耦之畛其廣三尺也）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王云久哭當爲久喪喪字從哭亡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哭篇韻而傳寫脫

去亾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不該備

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畢云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蘩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治讓案畢據書鈔九十二引校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歲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道死葬蛮山之陰畢云蛮利學記引作羣一本亦作羣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邛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穀林施讓案後漢書趙咨傳注作堯葬邛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詁之山水經瓠子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蛮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巨壠皆小呂氏春秋曰堯葬

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正義云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傳云穀惡木也禮天子棺用梓桐此用穀尚儉畢云穀字从木葛以緘之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云凡封用緈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云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緘於柩之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又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束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掘泉上不泄殮已沉而後哭畢云沉當爲沉上不泄殮已沉而後哭畢云沉當爲沉窆字之假音也滿堲無封畢云古無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堲苦感切亦與坎同封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命云上云既沉畢云沉當爲沉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爲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已葬而

蓼蕭孔疏引李本爾雅云六戎在西方周禮職方氏又云五戎王制孔疏引李注云六戎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

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道死葬南已之市**書鈔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崩於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己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九疑古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己之誤畢以作巴者爲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竝作南己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竝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己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爲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西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詁讓案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孟子又云卒鳴條與此云葬南己並不相涉因學紀聞引薛季宣謂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羅苹路史注又謂紀即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鳴條在安邑西

北其地相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爲一實不可通近何秋濤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揆己即此南己云紀市與伾己聲近益即一地尤肊說不足據劉賡稽瑞引墨子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與此不同疑誤以他書之文改此書**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畢云後漢書注引穀作歛非**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淮南子齊俗訓云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東教乎九夷**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王云鈔本北堂書鈔及初學記引此並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又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爲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爲是**道死葬會稽之山**稽瑞引墨子云禹葬會稽鳥爲或云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集解云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葬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正義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今本越絕記地傳文與裴駰所引略同**衣衾三領**畢云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詁讓案周禮職方氏賈疏引亦作

婁與夏本紀集解同**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詒讓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越絕書記地外傳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葬亭桐棺**葛以緘之**緘當作繃文糸部云繃束也引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繃之即此文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葛以繃之段玉裁云繃今墨子此句三見皆作緘古蒸侵二部音轉最近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緘作繃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堨**道藏本吳鈔本通並作道土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爲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深下無下字是其證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掘穴深不通於泉皆其證**下用**篇曰掘穴深不通於泉皆其證**下通臭**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皆下不泄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深不通於泉上無遺臭書鈔無作不餘**毋及泉**毋吳鈔本作無下同**上毋通臭**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九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爲剉引同**既葬收餘壤其上**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九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爲剉並與李徽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則當云爲其上壟詒讓案以上文校之壟不得屬上爲句畢說非**壟若參耕之畝**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即本此書吳越春秋越王

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葬埋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故即其事也畢云則舊作壠**壟前**漢書注作壠**則止矣**畢云則舊作即據前漢書注改**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此若若亦即此也詒讓案上篇後同**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王云北堂書鈔初學記亦如是於義爲長**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棹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棹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棹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棹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棹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即大棺與屬下云革闐三操**闐三操**畢云闐同韇操同繅假音字詒讓案說文革部云韇革繩也國水兕革棺被之也**革闐三操**語齊語韇盾韋注云綴革有文如繢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操畢讀爲繅義亦難通疑當爲蘀淮南子詮言訓高注

云禫而也禫禫形近而誤璧玉即具王云郎字文義不順郎當爲既言璧玉既具而戈劒等物又皆具也文劒鼎鼓壺濫並詳前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說文革部云鞅頸靼也釋名釋車云鞅嬰也嬰下稱嬰言纓絡之也案鞅爲馬鞁具之一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誤又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埒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爲塗說文云堅土也埒當爲塗說文玉篇無埒字言築塗使堅詁讓案疑當讀爲捶除內則鄭注云捶擣之也說文手部云擣一曰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埒除聲義亦通謂除道也差通壟雖凡山陵差通疑當作羨道周禮冢人鄭注云隧羨道也羨隧古今字羨道即墓道也說文土部云墓隧也墓隧即羨道也羨道即墓道也墓道即墓隧也墓隧即羨隧也羨隧即羨道也羨道即墓隧也墓隧即羨道也羨道即墓隧也墓隧即羨道也羨道即墓隧也墓

之君子爲而不已畢云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諸讓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釋舍也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習吳鈔本作事下同俞云義猶善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諸讓案義當讀爲宜俞說未塙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畢云輆舊作輬非平廣記引作該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輇沐顧云世德堂列子作木影宋本作沐諸讓案意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輒沐博物志五引作駭沐宋本列子作輇沐注云又作軋諸說非俞云輒說非也休美也蓋儕耳之類是也諸家本作輇沐者誤耳案諸文外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九代云輇沐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本實作輇沐依殷說則輇當作輒後魯問篇以食子爲陵人國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陵人國在交阯西南越而國名及方域並異未知孰是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顧云此說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釋之云謂少也郎盧校列子則謂鮮析一聲之轉引析支亦作鮮支爲諸說輇此爲長蓋解鮮析義並同新論作其

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人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案此不必定爲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顧云李本炎作陵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諸讓案魯問篇亦作陵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通藏本列子釋文作陵人云談去聲本作炎後漢書亦作酋人國疑當從陵爲是詳魯問篇其親戚死收其肉而棄之畢云列子柝作殆同太平廣記引作剖諸讓案御覽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剖列子釋文云殆本作咼音柝殷作咼盖丹之譌說文丹部云丹剔人肉置其骨也新論作柝尤誤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畢云渠舊作秉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政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盩厔慶陽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諸讓案渠吳鈔本作秉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康與秉並渠

之形誤周書王會篇云義渠以茲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虜其王卽此國也

遐畢云燻卽熏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燻上謂之登燻天謂之昇霞博物志作動之卽燻上謂之登遐呂氏春秋義賞篇云戎羌之民其虜也不變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篇說同義渠在秦西亦戎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注云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德去云耳釋文云假音遐漢書郊祀志云世有僊人登遐倒景顏注云遐亦遠也案依廣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遐爲霞之假字非古義也然後成爲孝子

成爲吳鈔本作謂之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畢云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博物志引有中國未足爲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爲異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舊本拢以字王云爾雅猶已也言如亦已薄亦已厚也則亦猶厚矣

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吳鈔本無者字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地之深下無泉漏泉與泄通廣雅釋詁云泄溼也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畢云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畢云說文佴次也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以致孝於親吳鈔本作乎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者案王校是也顧說同今據正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

此者也 此者二字舊本到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墨子閒詁卷七

瑞安孫詒讓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畢云王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畢云廣雅云所尻也王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畢引廣雅所尻也失之詒讓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父以戒子兄以戒弟畢云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
愼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
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
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
日舊本作曰畢校并上曰字皆改爲日云猶云日暮途遠兩
日字舊作曰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
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即語字之誤而衍者下
曰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
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之
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
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蜺知
雨并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逃避之處若
晏日則人所共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
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逃避相下文
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
是但知晏暖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宂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諸讓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八
字爲句上焉與於同義焉而猶言於而言於此晴晏之日焉

而得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爲衍文則尚未得其義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
幽門無人畢云門當爲澗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
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詠伐不可爲廣虛幽
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
上天之誅也雖在墉虛幽閒遼遠隱暬重襲石室界障險阻
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閒之誤明
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
諸讓案王校是也但讀閒爲閑尚未得其義閒當讀爲閒隙
之閒荀子王制篇云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云幽深也閒隔也明必見之然而天
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舊本挩士字攷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
之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
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
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王

亦據增 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舊本脫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作義以意改顧云季本我曰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諸讓案意林引下篇政二字互通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王引之說非也次猶即也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即已而爲正有士正之也次即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汝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即女心皆其證說文塗古文作墅亦其例也諸讓案意林引下篇次並作恣

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恣亦作次可證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即卿大夫也詳尚同中篇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故莫不犧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畢云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

之也命云士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爲政也諸讓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

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顧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同戴云案中篇此文衍下字及所求二字）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於富且貴者（於吳鈔本作欲）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

世子孫傳稱其善（業猶言共官杜注釋為纂業又疑當為葉葉萬子孫苑秦詛楚文云孔穿孔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冊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方施天下（畢云方猶旁或當為溥字之壞詩噫嘻云旁施方施義同）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依上文當作其得罰何以也此誤到）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中下詬字道藏本吳鈔本竝作誣畢云據上當有神字）下賊人（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尚賢中篇）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賤亦賊之誤此並冢上文別相惡交相賊而言）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殺其世（殺吳鈔本作沒）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

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
大戴禮記少閒篇云
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
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畢云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何用弗愛也且吾
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
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
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
也此我下吳鈔本有之字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
將奈何哉畢云舊脫政字一本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
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中篇及兼
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
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
異言非此畢云非猶背行反此猶俿馳也畢云俿一本作俙詒讓
案俿疑俙之譌玉篇人部云淮南子分流俙馳作舛又犯論訓高注云舛乖也俙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
子與俙義亦同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
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
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
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
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
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
相違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

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俞云二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盥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政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畢云當脫貴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

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偪明知之畢云偪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偪明當作高明論讓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以其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駟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畢云駟與訓同訓順也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臨君下土大以意改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數省作數省作教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爲出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此語天

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夫吳鈔本作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愼與順同上下文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愼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當有意字）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舊本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鍾會老子注云經護爲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强聽治也下之强從事也上强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强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潔吳鈔本作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

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興矣（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同）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篇）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毋詩詞詳尚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舊本作甯今據吳鈔本改）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愼亦讀爲順）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戴云子字衍）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吳鈔本辟作譬畢云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今若

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
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畢云已同以今若
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並無則
字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
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
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
畢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已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祟也
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
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
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道藏本吳鈔本
作熟俗字六畜遂疾萬民疫凶饑則不至畢云厲字通詳尚同中篇是故子墨

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本察
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豈有不仁不祥者曰
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
子與謂之不祥者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
遂萬物以利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擊意也但未詳擊遂之義俞云撽遂二字義不可通
撽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撽傳寫誤合之爲撽邀而邀又誤
爲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
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
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兼愛中篇曰以兼相愛交相利
之法易之又曰視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又曰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非命上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
交相利然則愛言兼利言交固本書之通義矣詒讓案韓非
子說林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荊王者曰臣能撽鹿莊子至樂
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髑髏撽以馬箠成玄英疏云撽打擊也
案撽遂萬物以利之猶下云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

利之命豪吳鈔本作毫下同畢云豪本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
說未嘗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
爲也爲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當有莫字下同
謂當從下文作爲俞云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
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蘇云否義未詳疑
當作厚俞云否字
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
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
垕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
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曰
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
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然獨無報夫
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
以字舊捝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成
造曆以曆爲碓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磨磨爲日月星辰猶
大戴禮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
辰也案王校是也詳非攻下篇以昭道之說文曰部制爲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王云雷降雪霜雨
露義不可通雷荅

實字之誤實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
公羊隕作實爾雅隕降落也故曰實降雪霜雨露以長遂
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畢云播布
以臨司民之善否畢云司猶讀如伯道藏本作諸侯侯伯舊本作諸
侯伯吳鈔本作侯伯俞云司讀如伺侯候審視也正義吳本載長今據正使之賞賢而罰暴畢云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本
賢舊本訛諂據長今據正賞賢而罰暴畢云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本
吳鈔本亦作賢賊金木鳥獸畢云賊當爲賦形近而誤言賦
斂金木鳥獸而用之也從
事乎五穀麻絲吳鈔本作絲麻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
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竭力單
務以利之蘇云單同殫殫見七患篇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蘇云當云其子長而無報
乎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畢云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
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以吳鈔本作而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非
亦當有無字畢云上本當作后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否亦當作后讀爲厚詳前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吳鈔本無君子二字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不止亦當有殺字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夫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夫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夫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此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舊本脫之字今據吳鈔本補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吳鈔本吾下有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字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畢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爲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於竹帛者後人據亦然載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作書兼愛下篇刪之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吳鈔本槃作盤下同畢云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

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
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帝善
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
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
已畢云據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
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即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
經說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
得而知已尙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
者智譌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
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已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
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自明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
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
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
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
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

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
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
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
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誓道藏本
吳鈔本並作明莊逵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
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
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詒讓案此文非命上中
二篇並作大誓明墳爲譌字畜誓省爲折明即肆古折字之譌
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作斷字之譌
文載古文甘誓誓字作斷山井鼎七經孟子考
略相類莊說不足據曰紂越厥夷居
說文尸部云居蹲也不肖事上帝
棄厥先神祇不祀祇舊本譌祇今
藏本正乃曰吾有命無廖儻務畢云
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甫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
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儻則其字
之譌務音同侮難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
據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勤力其事或孔書侮字

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毋僇其務云僇讀爲勠力之勠言已有命不畏鬼神毋爲勠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非命中篇書太誓僞孔傳云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墨子義 **天下** 畢云二字疑衍郎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無僇舉務天下爲句云僇且也舉當爲侮眉案莊說難通不足據 **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 賊吳鈔本作疾 **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 得舊本誤謂今據吳鈔本正王校亦改得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 畢云本作志辟人人當作之上文云疑俗改辟 **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 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 **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 量度吳鈔本到下同 **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 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 **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 爲上吳鈔本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 **行** 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詒讓案意疑當作德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也王謂衍文未塙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校正 **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

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

畢云據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詒讓案此所當從畢訓爲處所詳上篇

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 有旨疑當爲可 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王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俞云極戒卽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卽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亟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

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

正猶言正人詳上篇

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

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
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意林引
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爲
恣王訓爲即似未塙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
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
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
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依上下文
亦當作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
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
（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
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
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
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祟
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祟也疾
病禍祟見中篇）霜露不時天子必且齎絜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

豐（絜舊本作潔今據
酉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
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吳鈔
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
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且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
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俞云此上脫誰爲
篇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
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
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
之也（食謂享食其
賦稅物產）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
靈孤夷之國（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雾雾說文
以爲籀文菊字菊與方通今文尚書多借菊爲
方遠雾言遠方也詒讓案雾疑虛之誤北魏孝文帝祭比干
文虛作虛南唐本業寺記作雲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
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莊篇
評靈亦墟虛之誤與此正同）皆犓絜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

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
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譬吳鈔本作辟）今是楚王食於
楚之四境之內（王引之云今是今夫義同）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戴云
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子文不避重復不得於此文獨省也）故愛越之人（道藏本季本吳鈔本
並挩楚之人以下十字）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
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王云物字義不可通
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
辜者必有一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
矣又曰不止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
辜者必有一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
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曰
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
作不祥）曰天也若天之中
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
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王引之云別讀爲徧言天
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爲

徧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辯徧也
史記樂書辯作辨集解一作別其證也）既可得而知也何以
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
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吳本三代之
聖王作之三代之聖王）昔者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
（代聖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
（下之字吳鈔本無）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
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
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戴云以法疑當作以爲
法見下文也當爲世之誤世名之曰聖人何論讓案以下文
校之此處挩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幾字之僅存者戴說
未塙今以此下文及尚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爲民父母是
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
也此法也即廢也之誤
鐘鼎款識皆以灋爲廢）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畢云
舊脫知字據下文增）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

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畢云六一本有鬼神天三字詒讓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玉篇云抎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貴不之廢也業萬世詳上篇王云貴當為者隸書者字或作者見漢衛尉卿衡方部陽令曹全碑與貴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尚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貴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

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圓與不方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畢云之當為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道藏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今知氏大國之君俞云知字衍文盖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之字而衍氏當讀為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為氏義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為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即今是也今是即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然曰下當有闕文盖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據下文以然字作輸語詞讓案疑當作寬然曰者乃衍文寬當為囂之借字聲義並與讙同說文吅部云囂呼也讀若讙寬囂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囂然爭持攻國之論也俞說非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吳鈔本蚤作爪非攻中下二篇並作爪比列其舟車之卒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列以攻罰無罪之國讀當從非攻下篇作伐入其溝境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史記樊酈滕灌傳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以御其溝池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為抑抑之言堙也謂壅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堙庫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窒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湮其溝池湮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吳鈔本作牲民之格者則劲拔之畢云劲舊非劲拔即到劄拔音同劄劲疑劲殺之誤非攻下篇云劲殺其萬民殺與拔纂文相近而誤不格者則係操而歸畢云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為纆

呂氏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毋得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抗二人鄭注云女春抗女奴能舂與抗者抗抒臼也說文舀或作抗此以舂酋連文則酋即抗之段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不同王宋說非

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 有與又通下同 **發其綑處** 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綑字詒讓案綑吳鈔本作總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綑處當作徙遽徙正字作徙聲變或作徙亦與糸相似止與心相似遂譌作綑耳遽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遽來告韋注云徒步也遽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遽謂使人致贄於攻伐之國必起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綑即從之譌從隸古或作徙形與忍相類亦通 **使人饗賀焉** 饗當讀為聘言之音周禮玉人鄭注云享獻也 **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 後子即嗣子詳節葬下篇 **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

即孟子所謂係累其子弟也纍說為彙後人因改為纍耳 **文詒讓案王校是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係累猶縛結也** **文夫以為僕圉** 文舊譌大顧云當為文王引之宋翔鳳校並同今據正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也周禮夏官鄭注云養馬曰圉畢云圉舊作圄以意改 **胥靡** 史記賈誼傳云傅說胥靡築於傅嚴引徐廣云胥靡罪名也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崔譔云罪刑也荀子儒效篇楊注云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繫漢書所謂鎖鐺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鐵鎖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名徐崔說誤 **婦人以為舂酋** 吳鈔本婦作嫗酋作因誤畢云周禮云共男子八于舂槀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為酋之義酋與舀聲形相近說文云孚也曰也亦舂槀義與王云畢以酋為或舂或舀之舀非也說文舀繹酒也從臼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就曰酋據此則酒官謂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是其證惠士奇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為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為舂酋也宋翔鳳云

發吾府庫舊本挩府字視吾先君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文補王據上文補視字之誤也少儀言諡之美鄭注美當爲儀案美乃義字之誤義卽古儀字法義卽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卽儀法也當讀爲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收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竝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入校尉漢書嘗作當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到遂不可

通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於字疑衍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蘇云抯說文云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樝格舉持也爾雅釋訓云樝格舉也俞云抯字無義當爲衍文蓋卽垣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絫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抯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抯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訓讓案抯攉字通方言云抯攉取也南楚之閒凡取物潛泥中謂之抯或謂之攉釋名釋姿容云攉又也五指俱往爰取也俞說非與角人之府庫俞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內角隸書作肉兩形相似而誤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王引之云蚤絫二字義不可通蚤當爲布絫隸書布字作希蚤字作蚤二形相似故布譌爲蚤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絫蓋縷之借字布縷卽布帛說文縷帛如紺色或曰深繒讀若絫縷絫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絫從參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縷今本作布縿而檀弓之布幕衆也今本亦作縿幕其它從絫之字亦多變而從參隸書參字作參與絫相似因譌爲絫矣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爲絫亦以其字形之相

似金玉布縲皆府庫所藏故曰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紊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踰人之欄牢 欄吳鈔本作闌下同義詳王布臬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紊者 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云牢閑也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 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詒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踰人之金玉蚤紊者 道藏本吳鈔本下並有乎字與竊人之牛馬者乎 畢云舊脫之字據上文增與人人之場園 毛詩豳風七月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蓏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 竊人之桃李瓜薑者 王引之云舊脫者與人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淩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 畢云據上格上當脫担字

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紊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賁我者 賁畢本並改責云舊作賁不同以意改云賁讀若治絲而棼之棼我當為義詒讓案顧說是也棼亦與紛同倘同尚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薰脂粉膏澤篇本作賁此以賁為棼與彼相類 則豈有以異是賁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 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刪之字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 畢云能少當為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謂甘多嘗謂苦王氏釋詞多嘗下增之甘二字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 戴云政上當有為字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 戴云三字有脫誤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 王云

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 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 別辯聲近字通 故子墨子嘗天之以爲儀法 畢云之當爲志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 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即志字也案說詳中篇 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前云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樂論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吳鈔本懷下有而字 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 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毋字作不諳讓案中篇引詩同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義並詳中篇 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 吳鈔本語作告畢云語字據上文當爲語諸讓案也字疑衍 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

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墨子閒詁卷八

瑞安孫詒讓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氾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畢云正同征詁讓案節葬下篇作征字通周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畢云舊脫亂字據下文增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

道路率徑蘇云退已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詁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詁讓案二說皆非也退當爲迭迭字之誤迭與禦通書牧誓弗迭克奔釋文引馬融本迭作禦云禁也史記周本紀弗迭作不禦集解引鄭注云禦彊禦譜彊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云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爲術徑屬上道路爲句率聲與术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閒亦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案二說並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淳注云術大道也俞以率徑爲術文亦誤

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偕作借畢云借本書尚賢中作諧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偕字之誤偕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亟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偕偕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普書樂志皆作偕言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舊本以爲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人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明上挩不字今從王校補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即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即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卻此文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當作不案俞說是也今從之此字不當刪詳非攻下篇

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㠯吳鈔本作無㠯古無字

篇中諸有無字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誠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又以情爲誠故此亦以疑古本並作㠯請爲誠詳尙同中下二篇惑與或通戴云請請字之誤失之

以爲無舊挩則必以爲有以下九字注據下文及非命篇補今從之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何可鐫出義兩通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不知孰爲正字

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

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證文選韋昭注國語引作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昭注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詒讓案宋尤袤本文選注惟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韋注宋明道本亦正作三年畢命並誤據俗本疏矣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四十六年崩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田於圃吳鈔本作於圃田者圃田一名圃田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俞云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作舍於圃畢云田與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鄭箋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

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詁讓案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鄗京部韋注云部部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在京兆鄠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西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部在西都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韋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田於圃明是本圃作圃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並與韋同論衡死僞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爲圃田荀子王霸篇楊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王於畝田畝與牧聲轉字通疑即部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圃田爲畝田似可爲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即圃田而謂國語部即敖部部京韋以爲部京之誤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埃通學詳定焉田車者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佃非此義從數千人滿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詁讓案俞校近是但此當以徒數千爲句非以徒與車爲對文也

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朱衣冠蓋韋弁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色近通稱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舊本射之作射

入畢云文選注引作射之詁讓案之字是也今據改中心折脊殪車中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殪仆也伏弢而死畢云弢太平御覽引作韔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詁讓案史記索隱文選注引並作弢與今本同論衡死僞篇亦作韔說文弓部云弢弓衣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由基射呂錡中項伏弢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感勸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爲君者以

教其臣爲父者以譏其子畢云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畢云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僭遬也僭遬義同玉篇手部云撍側林切急疾也僭與撍通易豫朋盍簪釋文云簪鄭云速也李作撍淮南子本經訓云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高注云憯猶利也並與此義相近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畢云說文云遬籀文蘇云遬與戚義同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此實當爲秦穆公之譌畢云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書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證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證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猶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

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對問禍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祥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鄭明矣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當晝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作嘗古字通用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戴云脫人面二字素服三絶三絶無義疑當作玄純而致誤說文衣部云純緇也緇與絶明與凶服異也畢引說文云絶刀斷絲也非此義面狀正方畢云太平廣記引作面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之誤詒讓案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面字非誤鄭穆公見之乃恐懼乘神曰無懼畢云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女吳鈔本作汝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錫吳鈔本作享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世失鄭作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畢本名作明云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敢問神明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鬼部二正作案王校是也楚辭遠遊淇與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曰予爲句芒句芒地元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

句芒是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爲句芒此人鬼爲木官祀食句芒者非地示也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畢云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諸讓案論衡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僞篇作趙簡公與此同惟訂鬼篇作燕簡公並誤訂鬼書虛死僞作莊子義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尚未稱王此王字疑後人所加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本作無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畢云祖道王云祖道也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諸讓案王說是也祖與沮莊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澤孔疏引何休隱義云沮澤下溼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也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之下校增有字諸讓案國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祖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韋注云旅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宋之有桑林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爲湯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爲大濩別名似皆不塙以此書諸說之桑林當即祭桑林之樂蓋湯禱旱於桑林後世沿襲遂以盛樂祀桑林矣楚之有雲夢也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周禮州長鄭注云屬猶合也聚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卒當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爲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僞篇云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斬形杖而捶之斃於車下與此小異疑兼采它書桓古與和通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當是時

燕人從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語吳鈔本作言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作公論衡祀義篇云宋公鮑之身有疾有臣曰祈觀辜顧云論衡訂鬼作宋夜姑詒讓案字書無祈字論衡祀義篇云祝曰夜姑則祈當即祝之譌祝即周禮大小祝也觀辜疑亦夜姑之譌左傳昭二十五年魯有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射姑左傳定二年又有郯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爲名之證固嘗從事於厲論衡祀義篇云掌將事於厲者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朱子語類引廣雅云祿詛也畢云祿爲證後世統謂之廟祀字異文祿子即祀史也玉篇云祿之命切呪詛也又音注言神馮於祝子而言也蓋云下言舉揖而橐之則揖宜从木舉揖而橐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祿子舉杖而橐之爲揖俞云下文祿子舉杖出下文本作祿子揖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祿子杖揖出與言曰祿子杖揖出與言曰祿子揖杖出與言曰祿子揖杖出與言曰祿子揖

小兒師古曰即今之小兒繈也捃丈反詁讓案繈吳鈔本作襁襁正字繈借字說文衣部云襁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襁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襁繈高注云繈小兒衣也襁褓褓襁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鮑參軍世家云成王少在襁褓之中鮑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襁褓繈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詁無兩文必且不當名謚并同此蓋墨子傳聞之說不得謂宋文公鮑也盧說非官臣觀臺特為之行獻子薦于河俾有文公鮑也盧說非官臣觀臺特為之左襄十八年傳中官臣偃杜注云守官之臣孫子舉揖而豪之揖疑亦當為梭蘇校改梭未塙論衡祀義篇云罵鬼舉機而掊之舉於壇下此臺疑當讀為敲同聲段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曰擊聲也曰文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橫擿也案今本說文支部擿作擲畢云臺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畢云舊脫此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畢云舊脫者字一本有諸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道藏本吳鈔本

無也字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齊莊君之臣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脫臣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有所謂王里國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畢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羊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泏洫畢云疑泏血字擬泏盟之譌詁讓案泏血殊不辭洪謂泣盟之譌於字形亦遠竊謂此當作洫血洫猶歃也聲同唐人書亟字或作函與出形近故譌血又涉泏字而譌加水也摳羊而漉其血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漉祖則漉

當爲灑字之誤搖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搖字云磊搖也烏可烏寡力可二切又引之云搖卽剮字也廣雅曰剮刑刻到也吳語自剮於客前賈逵曰剮到也作搖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搖羊出血而灑其血謂到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羊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出血涉下文灑字而誤加氵又誤在搖羊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出血爲出血未塡而讀搖爲剮則是也洪說同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畢云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 羊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 折其腳祧神之此有挩誤畢云疑當云跳神之社諸讓案羊跳安能說人使殪人使殪而事情不合畢說 豪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

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 遠者莫不聞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品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 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當爲盟下請當爲 情王引之云畢謂品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 隸書先字或作尖與共相似而誤共字當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

邀也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卽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義尙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卽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尖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卽天志上篇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誤幽閒毋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 施行不可以不董云董顧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訛俞曰董誠也訓董爲誠卽讀董爲謹也說文言部謹誠也是其證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暨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注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 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畢云當爲情下同說詳讓案請卽情之假借不必改字非命中篇作情 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尙下又挩士字喬士卽上士也下文云則非所以爲君

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以爲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有讀
士之道也即遥冢此文
爲又衆之疑當同墨子舊云舊脱墨子二字以意增若以衆之耳目
上文作衆人下同子墨子曰若以衆之耳目
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
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
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
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
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
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
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
也郊特牲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
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
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疏者受外祀
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之屬祭統說周錫魯重祭云外
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大祀非凡諸侯所得
祀蓋不在
所受之列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

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祭舊鈔本作祀非惟武王之事
爲然也故聖王故當爲古者聖王
也必於社詳後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繆於社者何也告
聽之中也江聲云分之均謂頒賞平
均聽之中謂斷辠允當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
之正壇置以爲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
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廟劉逢祿云壇
茂者脩舊鈔本作修立以爲菆位畢云菆與叢同
表坐韋昭曰藉謂束茅
云畢說非也菆與叢同
束茅表位曰藉春秋國語曰茅藉
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作藉史晨祠孔廟奏銘作藉因謂而
爲位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菆顏師古曰叢謂
草木聚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
菆祠也秦策但見有神叢高注曰神祠叢樹也莊子人閒世

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
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立聚汝四曰牽羊示于叢
社皆其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蔽社承
上僇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閒
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蔽字作叢則
脩茂者以爲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蔽字作叢則
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用信
而祝於禁社禁社乃叢社之誤叢亦與叢同淇云史記陳涉
世家索隱引墨子作叢位蔽叢位謂叢社之位詒讓
案王說是也六韜略地篇云冢樹社叢勿伐社叢即叢社也

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劉云祝太祝
宗宗伯也必擇六
畜之勝腯肥倅畢讀倅毛爲句云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劉
刪勝字讀與畢同顧云倅字句詒讓案素問
王冰注云勝者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祝肥腯全粹高注云
粹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此畢所本
依其讀則勝當爲衍文但
以文例校之似顧讀爲長
毛以爲犧牲周禮小宗伯毛六牲
鄭注云毛擇毛也牧
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毛之取
純毛也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珪璧
琮璜畢云琮舊作璜本如
此案吳鈔本不誤
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

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逸周書糴匡篇云成年
穀足賓祭以盛年饑舉
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祭
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
而後人者此也故讀
爲固故曰官府選効選讀爲僎說文人部云
僎具也廣雅釋詁云效
具也効
俗效字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
不與昔聚羣畢云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
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詒案此言祭牲當
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
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
繫于國門使養之是也畢說非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
神爲王云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
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其務鬼神厚
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畢云
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
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
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
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也後世子孫

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鑄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有吳鈔本作又字通畢云當爲猶非不能敬著以取羊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詒讓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王云此下脫二字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吳鈔本有作又王云有與又同此其故何則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之今執無鬼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之重下有字亦讀爲又畢云重有二字衍文亦何書之有哉吳鈔本有作又重下舊有亦何書三字古者詩書多互倒吳鈔本無大雅二字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大雅文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鄭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

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故謹曰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吳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亹亹聞毛傳云亹亹勉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淮南子隆形訓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蚊蹏貞蟲高注云貞蟲細腰之屬也又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牡之令曰貞案貞當爲征之假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

昧說詳非允及飛鳥王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爲用亦可訓爲以說文曰允從儿吕聲吕用允一聲之轉耳莫不比方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人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易比彖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行而民鄉方鄭注云方猶道也矧隹人面舉云隹古惟字舊誤作隹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古鐘鼎文惟字作隹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道德經惟字作隹墨子作隹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者語詞康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鄒陽傳曰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共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詁讓案王說是也顧說同人面言有面目而爲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語越語范蠡曰余雖醜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盥書僞孔傳云莫無也言皆安之若能共允江聲云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語見商書伊訓餘略同共讀爲恭恭怿也畢云隹舊作住允誠也佳天下之合亦說江王說同下土之葆葆保字通詩大雅烝

高南土是保鄭箋云保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葆守也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盥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作禹書王蘇據上文改今從之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書甘誓文微有不同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吕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詁讓案吕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是吕覽有兩說或禹啟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大戰于甘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畢云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孔書云乃召六卿詩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偏孔傳云天子六軍共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約將與武王戰約陳其卒左隱右隱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曰有扈氏史記正義云地

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僞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案鄠今陝西鄠縣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雄子雄丑雄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僞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乎引之謂書及此威字並當爲滅之誤滅者蔑之民借字亦通天用勦絕其命僞孔傳云勦截也截絕滅之畢云勦字同剿訓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引書作剿水部澸字注引作勦有曰有讀亦爲又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孔書無此三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命云葆士無義士疑玉字之誤葆玉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葆一作寶即其例也案命說近是予共行天之罰也共吳鈔本作恭孔書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僞孔傳云恭奉也史記夏本紀恭亦作共與此同呂氏

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襲孫云恭當作龔說文龔慤也言謹行天罰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史記集解引鄭康成云左車右共孔書並作攻又首句下多汝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若不共命孔書亦作汝不恭命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女也段玉裁云墨子作共共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云御以正馬爲是以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史記夏本紀正亦作政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于舊本並作於今據吳鈔本改下二句同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孔書作用命賞于祖弗用命僇于社僇戮字通史記夏本紀亦作僇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言聽獄之事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詰讓案事疑當爲衷衷之平也與均字對文上文曰僇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

書之鬼也故尙者夏書 尙尙者舊本作尙書王云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周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 有亦讀爲又 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 疑有挩字 吉日丁卯周以子卯爲忌日疑此卯當爲昭二字形近而誤 周代祝社方 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爲用代祀社方周用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挩文於吳鈔本作祀祝並形近而誤 歲於社者考 歲上疑有挩文於吳鈔本作于又無者字案社者當爲祖若歲於祖若考也 言薦歲事於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 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 嘗若當作當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詳尙同中篇 鈔本作而畢云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倒須也需亦从而聲 盖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

也 吳鈔本治利二字互易 若以爲不然王云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 盖涉下文若以爲不然而衍 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敢不絜廉 絜吳舊本作潔今據 吳鈔本改下並同 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 退亦當爲迓下同說詳前 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 畢云見舊作現非詁讓 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閉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 戴云是以莫放幽閉至畏上誅罰二十一字疑即上下文之誤而衍者當刪 去詁讓案戴說是也上文云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此文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天下治與天下亂文正相對中不當間以此二十一字明矣 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

爲幽閒廣澤畢云閒當爲澗詒讓案閱字不誤詳上文及天志上篇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爲畢本作恃云舊脫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訪爲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衆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爲衆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是殃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爲傲詳尚賢中篇祥上帝伐元山帝行伐吳鈔本作代畢云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畢云至同致湯以車九兩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十五人爲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百二十五人殺數太少殆非也此九兩疑當作九十兩一本作九十兩有誤說字呂氏春秋云良車七十乘數略相近烏陳鴈行六韜烏雲澤兵篇有烏雲之陳云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湯乘大贊畢云疑輦字俞云非也湯乘大贊即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蒼湯之伐桀必由陑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陑登鳴條皆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犯遂下衆人之蟜遂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蟜當作犭喬逐夏衆人之郊遂逐送形誤夏下郊蟜譌王乎禽推哆大戲畢云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鄗遂禽推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文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訹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移大犧高蓋本彼而誤故昔夏王桀普下當有者字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推侈大戲足走千里手裂兕虎生列兕虎生列舊本作主別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王云主別兕虎本作生剋兕虎剋即今

裂字也說文刀部分解也裂繒猶也義各不同長九三列其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禮器管子五輔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生別爲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矦盈厥澤陵 詩周頌下武毛傳云矦維也 **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 圉禦圉鄭箋云圉當作禦 **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 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訶鬼下御覽引有神字下 **殃傲天下之萬民** 傲亦當依王校作殺 **播棄黎老** 僞古文書泰誓云播棄犁老孔傳云鮐背之耆稱犁布棄不禮作黎與此同孔疏云人面色似黎故稱黎老傳以播爲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方言云黎老也燕北之郊曰黎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韋注云鮐背之耆稱黎老王引之云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耆近尚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作耆是其例也 **賊誅孩子** 誅吳鈔本作殺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子部云孩小兒也書微子云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刻亦作孩 **楚毒無罪爲** 王云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入不得其解遂以意改爲楚毒耳焚炙即所謂炮格之刑也焚炙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僞古文泰誓焚炙忠良剔剔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詁讓案王說是也泰誓僞孔傳云忠良無罪焚炙之孔疏云焚炙俱燒也殷本紀炮格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 **剔孕婦** 僞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剔剔視之孔疏云剔剔謂割剔也說文云剔解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刳之義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剔孕婦也 **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 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讙呼也太玄經范注云號咷憂聲也 **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 擇車猶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車說文手部云擇東選也 **虎賁之卒四百人** 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一千五百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書敘云武王戎車三

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風俗通義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四萬五千人風俗通義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制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制爲禽貴因篇作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案諸書所言數並差異未知孰是先庶國節窺戎畢云未詳洪云史記周本紀乃告諸受符節有司也庶節即諸節窺戎即觀兵此當本於尚書泰誓篇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乎亦當爲手史記殷本紀制用費中爲政正義云費姓仲名也畢云中讀如仲惡來見所染篇眾畔百走畔吳鈔本作叛王引之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武王蓋皆走之誤蘇云百字誤逐奔入宮畢云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引作折紂而出環作轘是言繫之朱輪詘讓案此無放萬年梓株未詳折紂而繫之赤環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環作轘是言繫之朱輪詘讓案此無放荀子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並與此異畢說未塙載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入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所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

爲天子當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篇指寡殺人上說推畫字假借大戲作指畫畢云寡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眾兆億矣盈厥墨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畢云此即蠆祥字翟灝云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蘇云禽艾蓋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得璣與德幾古字通用諦讓案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亦即本此今書呂刑小大德必折亦云惟德罔小德罔小大今書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意與此同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疑當作古今之爲鬼此衍一之字非他也有天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此則天神地示總曰鬼神散文得通也亦有山水

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畢本作死云一本作使諸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使今從之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詩李注云陳猶說也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姊長婦謂稚婦爲姒婦王引之云而猶則也今絜爲酒醴粢盛絜道藏本作潔即絜之俗以敬愼祭祀若使鬼神請有請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詁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請此篇多以請爲誠詳前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請今據改亡無通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自當爲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犆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衆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

補案蘇俞校是也今據補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客爲歡酬又詩小雅湛露孔疏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于龍狐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并燕州鄉朋友等即所云宗族鄉里也雖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此猶可以合驩聚衆雖吳鈔本作誠今依作歡下同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吳鈔本挩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互見其所得者臣將何哉臣字誤畢云一本無此字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舊本挩之字也字王云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

之福蘇云鬼下當有神字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詒讓案疑當云若誠有誠神一聲之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俞云弟兄當作兄弟義見上文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即明鬼之義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詒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說文金部云鏞大鍾謂之牖于之屬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畢云一本無華字以爲不美也非以犧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犧吳鈔本作芻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熬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王引之云野馬字字也古讀野如宇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不相屬矣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王云雖與唯同無語詞也說見尚賢中篇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

水折壤坦而爲之也 折舊本譌拆今據道藏本吳鈔本及王校正坦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坦以意改 俞云畢改坦爲垣是也壤疑壞字之誤捼者說文手部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捼拆者說文广部云庳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卻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捼取之毀壞之垣而捼卻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捼潦水拆壞垣而爲之也詒讓案畢俞說並非也此拆當讀爲摘耕柱篇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壤謂土壤坦讀爲壇聲近段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旂游裘相隨與彼之如壇土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義並同壤坦猶言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器非捼取之於水摘取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即言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指 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 以王校作已 曰吾將惡許用之 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朓在郡臥病詩李注曰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丁丁今詩作許許洪說同 曰

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 休吳鈔本作息言小人休息其負荷之勞也 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 予吳鈔本作與周禮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稟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用之民出財齎以給爲舟車之直此謂萬民出財齎而予之費也 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 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即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竽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 王引之云即與則同嘗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下同文選東京賦李注云撞擊也巨大義同 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畢云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 小爾雅廣言云揚舉也 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

乎荀子勸學篇楊注云安猶於王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具二字云安猶於是也言衣食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

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俞云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俞云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鍾猶是延

鼎也延鼎蓋謂偃覆之鼎王漢鄭注云延冕上覆也是延有覆義鍾上弇下侈與鼎相反虛縣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璧瑞注云羨不圜之貌延即羨周禮玉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古鍾如今之鈴不圜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毋唯無蕪云勿當作毋書中多用毋字蓋與務通非是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讀爲稺稺遲字本有稺音遲稺又同訓爲晚廣雅遲稺晚也故稺通作遲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畢疾也義詳兼愛中下兩篇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云朴疑卧正字玉篇云卧補曰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眉疑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卉亦以形似故誤卉者變之段字尚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即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詩讓案俞以朴爲卉近是明即謂目也似不誤將必使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篇曰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淮南子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讌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即丁壯也丁當一聲之轉因

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强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畢云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郭名眉也詩猗嗟名兮美目揚兮雅云目上爲名亦郭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虧奪民衣食之財舊本廣雅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予擊石拊石僞孔傳云拊亦擊也譌時今從王校正以拊樂如此多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畢云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畢云鏞字說將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王云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郎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詒讓案此疑當作不與賤人必與君子聽之畢云舊脫首非賤人則君子也王校未搞與君子聽之三字一本有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

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畢云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安王時詒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弱屬於田氏卒爲所遷廢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盛竊疑其爲景公之誤惜無可校識也興樂萬命云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猶也尚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揚雄劇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萬謂萬舞也樂萬非樂之篇非樂之篇本謂正樂郎本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興樂萬萬人作有樂工萬人愚謂正文當以興樂萬爲句而萬萬人當屬下爲句蓋萬不可以數言當爲萬舞之萬萬人猶舞人也興樂萬猶興樂舞也斯於事義爲協若以數言則樂至萬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尚無此意則萬非人數曉然矣詒讓案蘇說是也周禮鄉大夫舞師並云興舞鄭注云興猶作也郎此興樂萬之義萬人不可衣短褐短褐郎裋褐之借字說文衣部云裋豎使布長襦褐粗衣方言云襦褕其短者謂之裋褐之通俗文云複襦江湘之閒謂之襜褕郎裋之俗字說文裋豎使布長襦褐粗衣方言云襦褕其短者謂之裋褐之通俗文云複襦江湘之閒謂之襜褕郎裋之俗墨子書此及魯問公輸三篇字並作短韓非子說林上篇賈子新書過秦下篇戰國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

秦本紀夫寒者利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列子力命篇云衣則短褐腹敬順釋文云褐音豎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褐褐又有作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褐之同聲假借字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爲字誤或釋豎爲僮豎皆非也不可食糠糟畢云糠字从米蘇云御覽作糟糠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食飲作飲酒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畢云一本作身體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爲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人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致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並同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畢云掌一本作常詳讓案掌常字通下同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毋道藏本吳鈔本並作無字通舊本爲下挩樂字今據王校補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蜚與飛通貞蟲詳明鬼下篇朱翔鳳云貞通征此言蜚鳥征蟲即三朝記所謂蜚征也詳讓案宋說是也非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譔本作正蟲亦即貞蟲也征正字貞正並聲近民借字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畢云蹄即蹏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絝屨吳鈔本絝作袴畢云絝即袴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唯雌字通藏云惟當作雌亦不紡績織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賴利也畢云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

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即與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文選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李注引退作罷聽作斷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蘇云非命篇亶作殫聲近字通太玄經范望注云亶盡也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爲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蓺之荏菽檀弓曏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蔥與戎叔莊子列禦寇篇食以芧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菽同尚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卧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縿葛緒絺布縿畢云絺舊作細盧云當爲絺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縿讀如絺王云縿當爲繰凡書傳中從桑之字多變而從參故繰誤爲縿集韻絺絺也細布帛說文繰帛如絺色或曰深緇從系桑聲讀若桑玉篇于老切廣雅曰繰謂之縑檀弓布幕衛也繰幕魯也鄭注曰繰縑也說文縿旌旗之游也從系參聲玉篇所銜切兩字判然不同詩簟案王說是也前辭過篇作捆布絹絹即綃之誤絺捆並稱之俗詳非命下篇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惟毋作唯無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作唯下同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多聚叔粟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舊本挩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

不必能夙興夜寐畢云舊脫能字以意增詒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紡績織紝吳鈔本作織紝紡績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細舊本亦誤細今依盧校正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曰其恒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詒譲案舞吳鈔本作武字通伊訓僞孔傳云常舞則荒淫是謂巫風僞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衇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刑此官刑故嚴於君子而寬於小人又疑否當爲吝吝即倍之省言小人之罰倍於君子也似二伯黃徑此文有挩誤僞古文伊訓

采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蓋魏晉時傳本已不可讀故置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疑此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蒙因有挩誤遂淆揑莫辨也蘇云的黃二字或伊尹之訛亦非乃言曰嗚乎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呼舞佯佯吳鈔本作洋洋畢云舞當爲無無與譕音同孔書作聖譕洋洋畢云舞當爲無無與譕音同孔書作聖譕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顧云此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詒讓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萬舞洋洋毛傳云洋洋眾多也黃言孔章畢云黃孔佯當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即下文之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恒舞于宮而言言既於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譕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改原文鎮矣詒讓案王說是也黃疑當作其共篆文作冥黃古文作芡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帝弗常四句彼上帝弗常王引之云常讀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尚之尚謂天弗右也爾雅釋詁尚右也尚古通作常晚出古文尚書誤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非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尚爲常之借字也九有以亡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域一聲之

轉上帝不順畢云孔書無此八字降之百祥畢云百舊作日非祥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祥善也詩讓案災鈔本作日殃孔書作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傳云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其家必壞喪壞道藏本災鈔本並作懷字亦通畢云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御樂也於武觀曰國語楚語云啟有五觀韋注云觀洛汭之地水經巨洋水觀注云國語曰啟有五觀韋注云觀諸之姦子五觀若益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爲觀左傳昭元年祖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畢云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以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亹曰夏有五觀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惠棟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despite國無正用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撰潛夫論皆有取爲證啟乃淫溢康樂惠云啟乃當作啟子溢與洪同江聲說同江又云啟子五觀也啟是賢王何至淫溢擯楚語士亹其五觀于朱均啓誉則五觀

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爲啟子乃字誤也諸讓案此即指啟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盛言啟作樂楚辭離騷亦云啟九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羿五子用失乎家巷並古書言啟淫溢康樂之事淫溢康樂即離騷所謂康娛自縱也王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作于太康也亦失之野于飲食畢云野于野孫星衍說同孫又云于往也俞云畢非也此本以啟乃淫溢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即下文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銘荂磬以力畢云句未詳荂疑莞字之誤形聲相近孫說同孫又云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樂聲鎗鎗銘力於磬管江云荂當爲莞莞荂喜誤也胡宮反俞云將將銘荂磬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莞莞音近通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莞磬之銘而勒之詒讓案將將銘疑當作將將鏘鏘詩周頌執競云鍾鼓喤喤磬筦將將說文金部引詩喤喤作鍠鍠毛傳云喤喤和也將將集也說文足部云蹡行皃引詩曰管磬蹡蹡則將亦蹡之借字此力雖與上食下翼式韻協然義不可通且下文酒野亦與力韻自爲韻力方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鏘鏘筦磬以方方與鏘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方猶併也管磬以方猶言笙磬同音矣諸說並非湛濁于酒

渝食于野 惠云湛與耽同耽淫濁亂也江云湛濁沈湎也言度也孫云湛與媅通渝與輸通諸讓案湛沈通江說得之渝當讀爲偷同聲段借字表記鄭注云偷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游之所惠孫說並未允 萬舞翼翼 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云奕奕然閑也奕翼字通小雅采薇傳亦云翼翼閑也 章聞于大惠云當作天畢及江說同 天用弗式 孫云萬舞之盛用之畢云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顯聞於天天弗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諸讓案楚辭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爲下戴震謂康娛即康樂非太康說亦致塙畢謂書序太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 故上者天鬼弗戒 戒當爲式此即家上引書天用弗式之文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 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詒讓案請誠字通詳前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